

■《答卜》一書內的文字遊戲



# 鄒凱光 夢工場尋人生答案

本港著名電影人鄒凱光，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有趣而玄妙的新書《答卜》。這本書的寫作用意是甚麼？表達出怎樣的思想？期待得到的效果又是甚麼？帶著這些疑問，本報對鄒凱光進行了專訪。在他的眼中，電影的夢工場，時時刻刻在給人生布置着考題，也在時時刻刻解答着困惑。自己的書，希望能夠給那些處在彷徨、困頓與艱難抉擇中的人，一個早已被忽略的答案。 ■文、攝（部分）：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The Book of Answers》的靈感

人要吃飯，需要筷子；要喝水，需要杯子；要寫字，需要筆——總之，人需要的是工具。鄒凱光認為，比起單純去表達情感或是思想更加重要，他將工具的賦予看成是自己寫作新書《答卜》的初衷。他認為，《The Book of Answers》這本書給予自己很大的幫助與啟示，所以，能夠寫一本中文版的同類型作品，是自己一直以來的願望，以闡述在人生難題中尋求答案的方式與路徑。據介紹，這已經是他的第五本書了。前四本主要是短篇散文、故事或是自己主持節目的一些金句，側重表現；而這次的《答卜》則側重描寫——將生活中的困惑列在書中，答案則盡在眼前。

《答卜》的座右銘是：「花十秒鐘想你的問題，然後用一秒翻開書中一頁，奇妙的時空與緣分就會交出一個答案給你。人生總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很多答案，海灘力量，為你的答案帶來更多驚喜。」可見，這本書雖然是將生活中的尋常道理又進行了一次鋪陳，但是排列的方式與表達的手法已經與傳統的說教有了巨大的變化。工具的特色是親密與求助，而非心理厭惡式的價值灌輸。

鄒凱光認為，自己的書本質上是一種「遊戲」——在人生的遊戲中遊戲人生。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鄒凱光在寫這本書時，並非有意為之，而是隨性而發，且很多內容，來自於自己的BLOG與空間，將生活變為故事，與自己的電影風格類似。如此，他覺得能夠得到他人的傾聽。

## 童年：自由奔放

鄒凱光是在公共屋邨長大的。父親是海員，因而自我支配的時間較多，能夠不受外界影響地勾勒自己心目中的童年圖景。自幼對拍攝的喜好，讓他對鏡頭下的情感尤為關注。他時常會對比：鏡頭下的笑容與平常的笑容有何分別；鏡頭下的眼淚與生活中的眼淚有多大的距離；這些問題，促使他致力於發掘鏡頭中的真實人性，而非用鏡頭去塑造虛構的幻覺。於是乎，他不會沉浸在對舊作品的回味中——做完一部，就會立刻去想下一部作品；對過去已經完成的成果，也沒有覺得哪一個有比較特別的印象或評價。

公共屋邨的生活給自己的影響是，見證了生活的一條線：在這條線的標示下，他了解到了生活的陽光與暗淡、人群的疏離和擁擠，因

而，他能夠在最短促的時間內去捕捉笑容——哪怕是記者的笑容。鄒凱光是典型的複合多面手。他既是導演，也是編劇、電台主持。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職責，對人的職業能力、心理要求均有不同的考量。多重角色是如何擔當的？他認為，在自己年輕時，還覺得不同的角色會有衝突，但是如今會以「建設性的張力」這一角度來看不同角色之間可能的矛盾。他認為，當編劇，寫劇本時，寫得不好，可以撕了重寫；當導演，對鏡頭不滿意可以重拍；但是，當電台主持人，則是現場直播，萬一做錯了，也只能夠將錯就錯，繼續下去。這實際上是對人格的磨練與完善。有時，是一個錯誤都不能犯的。

所以，就《答卜》一書而言，成年人反而難以看懂書中的內容，但是兒童和少年人群則會對書中的文字與排版布局有比較敏銳的觸覺，覺得特別好玩、特別有意思。鄒凱光固然希望自己的書能夠適合於所有年齡層的讀者，畢竟，生活的困難是所有人共同面對的。

## 港產片在轉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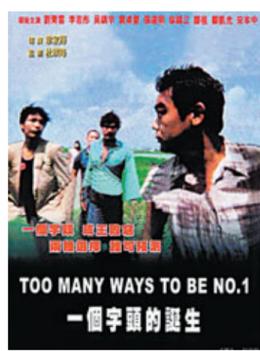
談到最近在香港電影界比較流行的一個問題：香港電影的出路，鄒凱光顯得更加從容與淡定。他沒有其他人的憂慮，也沒有對港產電影昔日輝煌散去的惆悵，他將這一電影現狀看作是必然的結果與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他並不擔憂香港電影的前途——物極必反，當所有的港產片都不受人歡迎時，變革的到來就是自然而然與水到渠成。

具體而言，港產片的輝煌，建立在舊時代的社會心理與文化基礎之上，更重要的是，那時的香港社會形態與今日有很大的差別。彼時，人出於奮鬥的上升階段，所以電影展現出的風格與主題也會比較積極。另一個不容忽視且常為大家忽略的問題是，以往港產片運作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例如，內地的經濟發展已經使得港產片的運作模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原有的套路來面對新的市場與觀眾，自然無法取得與過去相同的效果。這一循環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說起港產片，有一種思潮認為，應當走回香港本土化的路綫，對北上內地持質疑態度。對這一觀點，鄒凱光認為，作為一個電影導演，首要的任務是完成製片方的訂單；導演是製作產品的，而非製作作品的。港產電影，應當在本土的文化書寫與市場化的商業運作中，尋求一個平衡，否則，空洞的藝術口號只會導致製



鄒凱光有份編劇的電影



片方的投入愈來愈少，其實反而不利於港產電影的長遠發展。

## 電影：快樂的夢工場

值得一題的是，在本土化的思潮中，香港電影的另一個發展傾向——描寫社會運動題材，也是鄒凱光關注的一個焦點。記者問他，社運題材的電影倍受新一代電影人喜愛，是否代表着香港電影本身已經進入理念主導、價值優先的階段？電影是否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政治動員的工具？這一傾向是否代表了整體性的趨勢？

鄒凱光認為，電影是快樂的夢工場，過多的怨氣，可能與電影的本質背道而馳。他進一步解釋，當前香港電影中出現大量的社運題材，其實是社會怨氣的爆發與傳播。在他自己成長的年代中，社會整體的氛圍較為積極向上，新一代人上位也不是特別大的問題，因此，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在為現代化生活而奮鬥的感召下，人們的腦海中，始終都對明日充滿着希望與暢想，哪怕再困難、再艱苦。但在如今，年輕人更加着重於財富分配的公平性，生活壓力的劇增，讓他們看不到希望，因此，當大眾心理波及到電影圈中時，文化人不可能無所回應。

電影應當帶來快樂，這是自己的理想，也是創作的方向。香港的電影是非常多元的，絕非社運題材一種；社運題材也不太可能成為未來本港電影的主要方向——因為這與商業社會的市場運作並不完全吻合。因此，鄒凱光覺得，怨氣以電影的方式散開，或許並不好。

文：大秀

## 《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傳》——緣來，獎來

在一大輪極商業的電影勢如破竹地出擊之下，每年，同樣亦總有/必有一齣讓大眾很期待的劇情片，而《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傳》(The Iron Lady)，肯定就是本年的代表。由英國女導演Phyllida Lloyd執導，梅麗史翠普主演，不用多說，故事就是講風雲人物、前英國女首相戴卓爾夫人的政治生涯。電影配樂由出自音樂世家的Thomas Newman負責——光看他的姓氏，就不難讓人聯想到Thomas就是同為音樂人/電影配樂人的Randy Newman的親戚。Thomas Newman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已投身電影配樂行列，他的得意之作有《月黑高飛》、《小婦人》、《伊人當自強》、《太空奇兵威E》和最近期的《寫出友共鳴》等。



《鐵》的配樂絕不老土，雖然，在某程度上也不能說是驚為天人，全碟22首曲，有很頑頭的弦樂主導曲式，有古典樂、有選自歌劇《國王與我》一曲，有豎琴為主樂器的、也有頗為「現代化」又現場感重的較重型的樂曲；還有如《Statecraft》、《Eyelash》、《Discord and Harmony》和《Nation of Shopkeepers》，算是處理如《鐵》這樣的劇情片非常Standard的曲式，不算有太大驚喜。例如《Community Charge》，絕對能讓觀眾感受到某程度上的壓迫感，而曲中的鋼琴、鼓、弦樂和電結他，都以非常Percussive節奏感超強的方法來經營——而Thomas Newman也不是首次運用這方法的。早在1999年，他在撰寫《美

麗有罪》(American Beauty)時也用過很Percussive的玩法。

《鐵》劇女導演Phyllida Lloyd是劇場導演出身，而她在商業上最大的成就乃執導電影《Mama Mia!》，大概，就在那時候跟同樣有劇場演出經驗的梅姨在大銀幕上結緣。說到梅姨，現年62歲，差不多大部分她演出的電影都提名過奧斯卡，不過，16次提名只獲獎兩次，《克藍瑪對克藍瑪》(1979, 最佳女配角)和《蘇菲的抉擇》(1982, 最佳女主角)，其餘，每次提名，呼聲也頗高，可每次都只聞樓梯響，未能達陣。來到《鐵》，用以往的電影標準來看肯定是「大片」格局，無奈近年電影業界勁吹商業風，文藝嚴肅電影淪為小品，加上去年《皇上有話兒》已在英國打了一場勝仗，看來，梅姨這次的勝算，唔……放心，就奧斯卡最佳電影配樂提名而已，Thomas Newman多次獲得提名，從沒勝出過。

## 新碟上架

文：任道達

## 《猿人爭霸戰：猩空革命》 Blu-ray

1968年上映的《猿人襲地球》是部經典，那時候還一連拍了五集，掀起過一陣熱潮，其影響力延伸至時裝界，非常厲害。不過，十年前添布頓拍了一個新版，評價便較為參差，甚至是負面稍多，倒讓人有點失望。十年過後，又再次有「猿人」系列的電影，找來紅到發紫的占士法蘭高主演，又意外地相當成功，不只票房突出，外界評價也幾乎一致讚好。

看過《猿人爭霸戰：猩空革命》的觀眾，大概不難理解為何影片會那麼受歡迎，一方面影片的節奏相當明快，幾乎全無冷場，更重要的是，故事能讓人重新思考科技發展這回事之餘，又能兼顧情感的描述，主角與猩猩之間的「感情線」，絕對不乏動人之處。

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首推尾聲的金門橋、猿之戰，在影碟當中，也特別收錄了一個名為《Breaking Motion Capture Boundaries》的特輯，讓我們了解當中的拍攝技術，原來，拍攝團隊特別設計了一套供戶外使用的動作傳感系統來進行拍攝工作，看這個特輯，大家可以了解當中的細節。除此以外，技術上最花時間的，當然是猿人的「後期加工」，因為猿人也是由人來演的，必須以電腦改造成猿才能放到大銀幕，在《The Genius of Andy Serkis》中，我們可以看到真人變成猿的過程，Andy Serkis是何許人？影迷該會記得，他就是《魔戒三部曲》中的Gollum了，這個角色也是電腦後期加工而成，所以他在這方面可算是「經驗豐富」了。

「猿人」電影至今已至第七集，大家或會擔心，沒看過舊作怎辦？首先，《猿人爭霸戰：猩空革命》是個獨立的故事，觀眾是無須做定功課去欣賞的，不過，如果你有看過舊作，便會看到當中有一些參考的地方，影碟內的《Mythology of the Apes》，不單有台前幕後的人員分享對舊作的看法，還可以看到一些舊作的片段，大家便會更了解新作在劇本創作上的心思。還嫌不夠的話，那一定要留意影碟的講評部分，當中請來了Rick Jaffa和Amanda Silver大談新舊作之間的連繫，他們是誰？就是舊作的編劇了！猿人迷真的不能錯過啊！

## 新片速遞

文：梁小島

## 《快樂孕記》： 快樂不易

因為《快樂孕記》，法國導演雷米貝桑松(Reni Bezancon)承認自己對女性主義的認同。從懷孕到生產再到哺育，幾近以假亂真的化妝，讓人身臨其境的感受到「為人母」背後的挑戰和轉變。然而，導演絕不是在歌功頌德「母親」職業的偉大和美好，相反，故事裡的新媽媽，是一位正在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學生。畢業在即，她乾脆拿自己作個案分析，探討新生命體和母親的關係，以及由此帶來的對自己和伴侶的衝擊。電影中，她的「自我」被逐步壓抑和逼退：形體的巨大改變，在一眾男醫生面前無處躲藏的羞恥，生產帶來的陣痛，以及產後出現的自我認同危機……理論、客觀化，成為年輕的知識女性從現實糾紛中逃脫出來的救命稻草。

「雖然電影題目中有『快樂』兩字，但其實這有一點反諷的意味。」導演雷米貝桑松來港做宣傳時對記者說，「大眾媒體用各種方式宣揚和讚美生育的美好，努力塑造一種『成功』的優越感，讓女性覺得生育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這其實忽略和壓抑了女性個體的體驗和需求。」電影劇本改編自法國近年的一本暢銷小說，而當初小說作者曾一早就放話，一定要由一名女性並有過生產經驗的導演來改編。「我非常喜歡這本小說，就去說服作者，書裡的女主人公本身是一位毫無生育經驗的人，一切對她來說都是新鮮和未知的，如果是由一位已生育的女性導演拍攝，未必能捕捉到那些細膩的地方，並且有自己的主見在裡面。而我，正好和主人公一樣，走進了一段完全未知的旅程。」

所以，連選女主角，導演也要尋找毫無實際經驗的演員。「我很幸運，當我找到Louise Bourgoin，邀請她出演女主角時，她一口答應下來。儘管這意味著她要承受戴上假肚、增肥等形體的改變。我想她在片中的恐懼、疼痛、興奮，有很大程度都是自然反應。」同樣，在影片中的男性塑造，導演也掌握著一種平衡，並沒有刻意去貶低男性面臨責任的逃避心理，女主角的丈夫，在太太決定暫時回娘家修養的一段時間內，也經過了從心理上接受自己角色的轉變過程。有意思的是，結尾雖然是個happy ending，但導演並沒有賦予男女主角一個順其自然的婚娶。在導演的取捨上，生育與婚姻並非天然聯繫，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建構一段穩固的三人關係。

曾獲得法國凱撒獎提名的雷米貝桑松不是電影科班出身，一天劇組也沒跟過，大學主修物理。因為一直喜歡寫作，最早以編劇的身份出道。「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做導演，只是，電影恰好是我創作故事的一個媒體。或許日後有別的更好玩的媒體形式，我去做了也說不定。」導演說。



導演雷米貝桑松(右)